

08
128

明淵

上海商
務印書
館印行



少年叢書

陶淵明日錄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五柳自況

第三章 作令彭澤

第四章 重九醉菊

第五章 武陵寄意

第六章 訓子

第七章 自輓

少年叢書
陶淵明

第一章

總論

名節。俠義。之風。莫盛於東漢。黨錮。諸賢。趨死。不避。何其烈也。曹魏。得志。惡其不爲。己用。乃百端。凌折之。而士氣。衰矣。朱子。答劉子澄。書曰。一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已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以至於此。一司馬氏。以曹氏。重臣。陰篡其國。魏之士大夫。亦復倒戈相向。無復爲曹氏守節者。雖天道之好還。而名節。俠義。之風。遂不復存。

晉之建國。初無忠厚開基之道。而有作人之雅化也。承魏何晏王弼之風。祖述



老莊雅尚清談。崇尚虛淨。不遵禮法。王衍樂廣之徒。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化之。終日捉麈尾。據胡床。自稱名士。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無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靖節先生象



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朝野之間翕然成風有識者固不待石勒之嘯劉裕之篡而知漢族之不競晉室之必亡矣

當衆人夢夢舉世滔滔之日而無一人焉樹風節明大義爲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則波流所屆伊於胡底譬之於時長夜漫漫而無旦時天地之道亦將息矣豈不危哉乃知人類之賴有忠臣孝子賢人高士也甚於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闕也

亂極之世人才乃出其出身加民致位將相旋乾轉坤而奏赫赫之功者夫固澤流一世矣亦有人焉避世若浼逃名不出高潔之行天下皆望之難言之痛天下皆諒之其跡愈隱其風概愈顯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足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在當時雖不及名將名相有特殊之功績而其爲一代之典型維萬古之綱常則非廊廟中人所能及其萬一也

東晉之季有陶淵明焉世皆以隱逸稱之徒以其迹論之則固然矣今讀其飲酒述酒諸詩則知陶公之託於麴蘖逃於昏冥者夫豈得與阮籍輩並論公固

宰輔子孫當恭帝之時。劉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未幾潛行弑逆。公乃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論者不察與竹林諸狂士。晉書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沛國等量齊觀。夫豈足與論古者哉。

劉伶籍兄子咸鄉郡王戎逢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人所以每讀屈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嗟乎。陶公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讐。乃終以高隱終也。悲夫。

第二章

五柳自況

陶潛字淵明。

唐人避高祖諱改稱泉明

或云字元亮。私諡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人也。

在今江西九江

南縣西

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民國前一千五百四十七年也。考公故居凡

三處。一在今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

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之玉京山。一名上京。公詩所云「疇昔家上京」是

也。又稱南村。其地當大湖之濱。一峯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榮

帶皆列。几席間。奇絕不可名狀。安帝戊申。義熙四年六月中遇火。越後年。遂徙住焉。

一在今九江西南九十里柴桑山村名栗里。今屬星子縣試游潯陽有平石如

砥者。陶公當日醉臥處也。有栖隱寺者。五柳先生之故宅也。

大司馬侃。

字士行

爲晉名臣。封長沙郡公。諡曰桓。陶公之祖也。平居無事時。輒運

百甕於齋外。暮運入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

堪事。」史贊其勵事勤力。皆此類也。

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夏之姪名宏

者。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陶公於延壽爲諸父行。其時晉室

衰微世家自亦不競。惟清門舊德。故家喬木之風。依然存在耳。

陶公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里所知名。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作傳以自况。其文曰。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亦魯之高士其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
乎一本本味其言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無懷氏

天氏皆古帝皇名

此文既出。人多傳誦。皆謂其文可作陶公實錄也。

陶公高尚之趣。出於天性。夫豈有厭貧賤而樂富貴之心哉。祇以家世清貧。貧

水之歡。竟不克承。古人原有親老家貧。而爲祿仕者。乃求爲州祭酒。夫以素懷高潔。夙未與世緣。接觸者一出。卽理錢穀刑名之瑣事。而日與胥吏爲緣。其抑鬱不得志而難與久居也明矣。未幾卽棄職歸。

當道又欲徵爲主簿。陶公懲於前事。辭不往也。躬耕自給。思親友則賦停雲之章。感時序則詠榮木之詩。皆四言詩蓋極閒適之趣云。

批評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唐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掩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魯公集不載。

朱子跋魯公詩後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

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

靖節集中有贈長沙公詩四首。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一本。無祖字。而宋書及昭明傳並以侃爲曾祖。南史且明云晉大司馬侃之曾孫。晉書陶侃傳稱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及其薨也。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家遂中落。贈長沙公詩云。昭穆旣遠。視同路人。蓋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也。可知同室操戈。則雖極盛之家。亦極易衰落。

淵明之父。史無明文。李公煥命子詩注。引宋陶茂麟家譜云。父名逸。爲娑城太守。生五子。母孟氏。孟嘉女也。

今人言縣令事。多用陶公五柳事。實誤。公爲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矣。

第二章

作令彭澤

陶公體素弱。殊以躬耕爲苦。後出求仕。爲鎮軍建武將軍。嘗奉建威之命。一至

京師參軍祿入甚寡。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時其叔變官太常，語於執事者，以爲彭澤令。

至任公田，悉令種秫稻。

秫音術，稷之黏者，可以釀酒，崔豹古今注謂秫爲黏稻，蘇頌圖經謂秫爲黏黍，皆因時地不同而歧其名也。

將以釀酒，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仍使二頃五十畝種秔，五十畝種秫。

公居官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陶公嘗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是彼之出山專爲杯中物，猶望秫稻登場，漉巾一醉，以快素志。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卽復歸栗里二頃五十畝之秔，蓋未嘗顆粒到口也。悲夫。

去彭澤時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其辭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
李善注三輔決錄曰釋詁字元癩舍中竹下開三徑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避塵造名不出之

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眇說如倦讀 庭柯以
作盼者非 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李善住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方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列

丈于前所甘 園日涉以
不過一肉



成趣。

趣同趨。步門外。謂之趨。中庭上。謂之走。堂下。謂之趨。七喻。雅曰。堂上。謂之走。堂下。謂之趨。

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

扶老。藤也。談助曰。邛竹可。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運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于

在東園。乘草沒奇姿。又云。連林人。不見孤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復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

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遠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或命巾車。或棹

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尋壑。宋書南史均。作窮壑。窮字佳。亦崎嶇而經邱。埤蒼曰。崎嶇。不安貌。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注

彼華封人謂堯曰。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家語孔子曰。化于陰陽。衆死。樂夫天命復奚疑。歐陽

中文忠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

不致。擬

今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相傳陶公爲令時。築以翫月者也。臺南有洗墨池。云鑿以滌硯者。縣南有九曲池。云陶公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東流縣治後。有菊所。爲陶公藝菊處。安福縣南四十里。有書崗。爲陶公讀書處。八日中勝跡。常留其去思。已足千古矣。

批評

歸去來辭自序云。一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蘇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陶公心跡。觀此甚明。既云「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何竟不能忘情於酒。固知生人必有所寄。寄物之累。高人不免。克己工夫。亦談何容易耶。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郵去。而淵明自序。則言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遂以解職。蒙謂二事皆託辭耳。蓋淵明仕於晉祚。將移之日。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故曰景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今爲拈出。其意昭然。若揭矣。

第四章

重九醉菊

陶公還鄉。志不復出。義熙末年。徵之入京。欲以著作郎官之不就。先是江州刺史檀道濟。慕陶公名久。特往候之。見其門戶蕭條。窮餓偃臥。已數日矣。道濟謂曰。一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

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及辭彭澤令還。避人愈甚。江

州刺史王宏慕其高明。欲識

之不能致也。會陶公有廬山

之游。宏私約陶公故人龐通

之。官參軍集中齋酒具於半

道栗里之間。要之。陶公有脚

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

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

亦無忤也。

陶公最愛重九之名。嘗九月



九日秋菊盈園而時醪靡至。悵望夷猶。乃賦詩曰。

世短意常多。文選李善注古詩云人生不滿百歲憂今懼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斯

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疊。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栖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賦畢。值王宏使白衣人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今九江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相傳卽送酒地云。

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陶公情款。後爲歸安郡。郡在今嶺南

安府舊南雄州一帶是經過栗里。日日造訪。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陶公陶

公悉送酒家。稍就取酒。王宏嘗欲邀延之過其居。延之不往。寧流連於貧士之家。其志趣迥不猶人。洵足與陶公相賞於風塵之外者矣。

陶公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所謂「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音」者也。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

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陶公於酒。真所謂
神理獨契者。集中
飲酒詩。居其多數。
但家貧不能常得。
更不能得美酒。其
所與飲。多田野樵
漁之人。班坐林間。
興之所至。別有會
心。固不泥乎迹也。
嘗曰。一余閒居寡
歡。兼比此一作秋一夜已



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讀其飲酒詩二十首。或析名理。或慨時事。紆回往復。寄託深遠。夫豈醉人所能。世之醉者。既自以爲醒。而醒者遂不得不自以爲醉。處此苦境者。古今來豈獨一淵明也哉。」

陶公飲酒詩之後。又繼以止酒詩。曰「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已。如覺止爲善。今朝眞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意謂他事皆可止。惟酒則不能。倘羽化登仙。離此人世。則可止耳。題曰止酒。實勸酒也。

批評

止酒詩前六句。謂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觀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若此四者。止之久矣。所未止者。酒耳。如覺

止爲善以下六句。舊解謂止酒之正文。其實諛諧。迷離到底。仍是不止。若作正意。解則爲陶公囁過矣。

淵明生當鼎革之秋。觸目生愁。撫景增嘆。無可奈何。則逃於酒。且猶夙興夜寐。不敢怠荒。其醒不可及。其醉尤不可及。讀者勿漫學之。馬援曰。畫虎不成。反類狗。漢武帝曰。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學古人者。必先胸中有此鑒衡也。

第五章

武陵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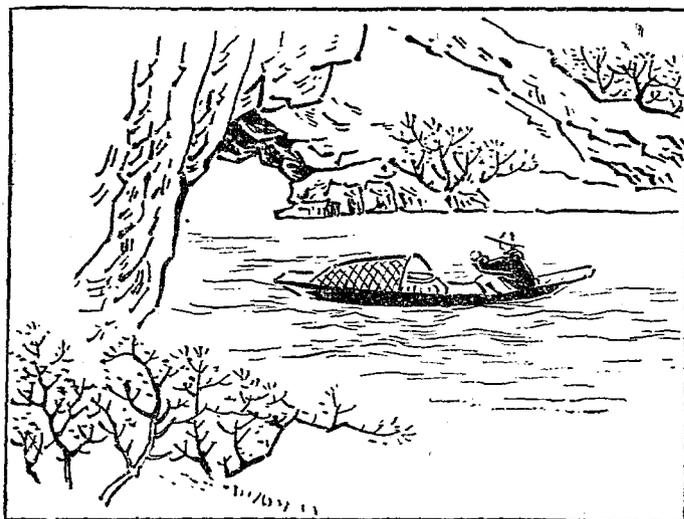
陶公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義熙晉安帝年號以前。明書晉年號。自永初宋武帝年號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此猶漢陳咸不臣王莽。仍用漢臘之意。忠臣節士。無可如何。乃用此以表志。夫亦大可憐矣。

陶公所作桃花源記。當晉亡之後乎。不然。何其厭世之深也。文曰。

晉太元中。太元晉武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
 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
 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
 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
 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
 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
 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
 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
 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

陶淵明



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字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

然。規俗本作親往。未果。尋病

終。後遂無問津者。

廬山之秀甲於人。寔避世之士多匿跡焉。陶公栗里既在茲山之麓。而同時復有劉遺民。名程之。彭城人。周道祖。名續之。雁門廣武人。者。並高不事之節。陶公亦時與諸人往還。贈答。世稱潯陽三隱。惠遠者。廬山之僧。世稱之。



廬山瞻雲寺

曰遠公止於東林寺立蓮社衆至百二十有三人劉遺民周道祖皆入社慕陶公高曠欲羅致之遠公手書相招陶公報曰「許我飲酒則諾」許之遂造焉無何攢眉而去

六朝人尙老佛高明之士皆愛逃禪舉世不以爲非也獨陶公則不爾故不入遠公之社以酒而去者僞也其生平理想見之於形影相贈詩神釋詩大意以世情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而得壽爲善而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乎似未能盡了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此誠能達生而遺世者也此豈蓮社中人終日念阿彌陀佛往生淨土者所能知哉

批評

後代詩人以陶公有桃花源記。多賦桃源行。皆以桃源爲仙境。而稱贊仙家之樂。惟韓昌黎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陶公所以作記之意。今觀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而託之秦耳。

明乎此。則陶公作記之意。昭然若揭。後世注家。乃以桃源縣屬湖南南十里之

桃源山當之。謂其西北乃沅水曲流。南有障山。東帶鈔鑼溪。周回三十二里。

卽桃花源。又謂漁人姓黃。名道真。太守卽劉歆。晉有劉歆與漢時劉向之子同姓名必求其地

與人以實之。穿鑿附會。抑何可笑。

宋書南史文選注皆言陶公入宋所作。但題甲子。今考公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事。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而解印綬。後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

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沈約。李延壽。李善。諸人。蓋未深考也。周續之時。稱爲高隱。然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是猶未能謝絕勢分也。安得云高。

劉程之嘗爲柴桑令。陶公集中。所稱劉柴桑者是也。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曰遺民。人品固高於周。惜耽於佛耳。

第六章

訓子

陶公訓子最切至。與其平日放曠之懷。判若兩人。觀此可知。陶公之流於放曠。實遭逢使然。非本心也。官彭澤時。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慈祥愷悌。千載下如見其心。以此教子。其意深矣。

三十喪妻。繼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有五子。曰舒儼。曰宣。俟。曰雍。份。曰端。佚。曰通。佟。亦稱儼。字求俟。份。佚。儼。前妻出。俟以下皆

翟氏出也。

命子詩者。蓋陶公三十歲以前所作。專以訓儆者也。有云。「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

又有責子詩曰。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謂十五歲也。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



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山谷論之曰：「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嘆見於詩耳。」蓋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壒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遂作貶詞况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尚淺可遽以不肖斷之耶。

又有與子儼等疏以作遺訓曰。

告儼俟份佚。侏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子孔叢子孔子夏此云然者謂其同列耳。親受音旨。發斯談者。

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遊走。沈約宋書作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茶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

為已必貽俗患。儻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

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按孺仲當作儒仲。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列女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微不仕。霸與同郡。令狐。

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孤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子奉書子蓬。髮歷去齒。未知。

禮則見客與有之。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黃頭歷。榮祿。奈何。子伯。之。哀。窮。而。有。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勤。安。得。不。黃。頭。歷。榮。祿。奈。何。子。而。笑。曰。有。是。哉。送。共。終。身。隱。遯。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羊。仲。皆。高。士。傳。求。業。仲。遊。康。人。謂。之。元。孺。之。去。楚。州。還。杜。陵。荆。刺。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守。二。國。人。從。而。妻。曰。妾。聞。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以。能。免。于。患。乎。食。菜。子。南。而。止。其。妻。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緇。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賈。鮑。仲。與。鮑。叔。管。共。知。其。貧。也。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遇。于。鄭。班。荆。相。與。語。食。而。言。復。故。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穎。長。韓。元。長。應。麟。樓。曰。謂。韓。融。詔。子。韓。見。後。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

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晉書紀毓傳毓字雅春奕世儒素敦睦

兒無常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

言。

批評

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已處。讀之。惟覺真氣盎然。

陶公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知陶公固亦理學中人也。公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梁書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前刺史取淵明曾孫為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掾。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於崑山。杜甫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杜以淵明教子為不達。非篤論也。

第七章

自輓

朱子綱目於宋文帝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終綱目一人而已矣宋室將徵之而公適卒是天亦欲使公爲完人也

陶公年六十三歲自知不起預爲挽歌又作自祭文其達於生死之際有如此者文曰

歲惟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律中無射九月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音瑟鴻雁於征草木黃

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

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

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書漢

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

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以有常閒樂天委分

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嚳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宋語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魋曰若是其靡也儉笑王孫。漢書揚王孫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贏葬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顏延之者。陶公故人。相知最深。不以生死易操者也。撰陶徵士誄。私諡曰靖節徵士。陶公之心事。遂大白於後世。今錄其序文如左。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皇之寶。椒桂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遠。先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

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佞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奉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忠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祭。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諡曰靖節徵士。

陶公墓在今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正德十年。提學李夢陽。仰止高風。重爲修整。并立靖節書院焉。

詩文集八卷。梁昭明太子蕭統所錄。序云。「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

不同時。是
 又陶公異代。
 之知己也。世
 又傳五孝傳
 一卷。聖賢羣
 輔錄二卷。名又
 四八 後搜神
 記十卷。蓋後
 人所僞託云。

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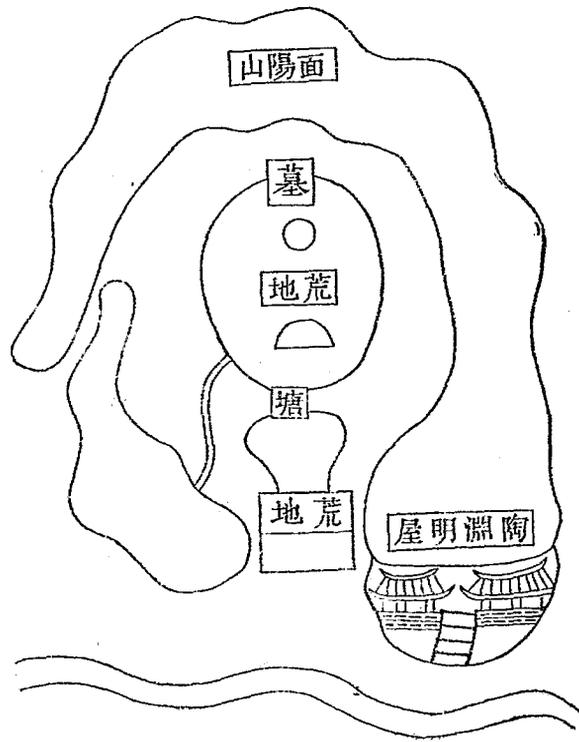
自祭文云。

「律中無

射」挽歌

陶淵明

陶淵明墓山



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疴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疴疾卒也。

四庫全書著錄陶淵明集八卷。提要云。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九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為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休之參合三本。定為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宋庠得江左舊本。次第最為倫貫。今世所行。即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

陶集今有宋湯漢江字東郡陽人注四卷。本有詩無文。刻入拜經李公煥陸

人明何燕箋注十卷。本貴池劉氏何孟春注本。毛晉汲古閣本。有附錄及吳

焦竑本。八無四莫友芝小字本。翰選樓小字本。以上皆十卷本並張溥漢魏百

三名家本。卷一張泉公本。詩有刪綠君亭本。集亦汲古閣所刻正復有黃文煥之

析義。吳瞻泰之彙注。而羅列衆家之長。彙為一書。則莫善於安化陶文毅公

澗之靖節先生集

六朝人專集。存於今者。寥寥數家。獨陶公集。至今一刻再刻。不致墜廢。文以人重也。彼不務其行而求工於文者。雖撚斷吟髭。瘦盡詩骨。亦徒自苦耳。何足傳哉。

搜神後記。明有刻本。四庫亦著錄。考陶公卒於宋元嘉四年。而書中有元嘉十四年十六年事。其僞可不待辨。

少年叢書

每冊定價 角

林高里派維修等編。記事簡明。故事
 正人則之。足以增長見識。
 有志氣。凡家有少年。師友
 望其將來成。偉大之人物者。
 不可不備此等書籍。使其課餘閱看
 書目列下。

- | | | |
|------|------|-----|
| 信陵君 | 張良 | 趙飛 |
| 諸葛亮 | 鄧子儀 | 岳飛 |
| 文天祥 | 于陽明 | 洪倫布 |
| 畢斯麥 | 納爾遜 | 華登頓 |
| 大彼得 | 加里波 | 司馬光 |
| 富蘭克林 | 格蘭斯頓 | 蘇秦 |
| 陶淵明 | 朱子 | 林肯 |
| 德謨士 | 克林威爾 | 馬拔 |
| 蘇格拉底 | 蘇軾 | 達爾文 |
| 玄奘 | 拿破崙 | 文 |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至聖孔子像
亞聖孟子像

定價 大幅 各 二角
小 幅 各 六分

本館前照曲阜及鄒縣石刻。
臨摹孔孟肖像各一幅。並依
據鄆縣天乙閣所藏歷代帝
王名人圖像顏色。敬繪付印。
極爲學界歡迎。茲復用三色
版印成小幅。衣冠文采。嚴肅
鮮明。誠各學校所必備者。

元又(418)

Books for Youth
T'ao Yuan M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少年陶淵明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